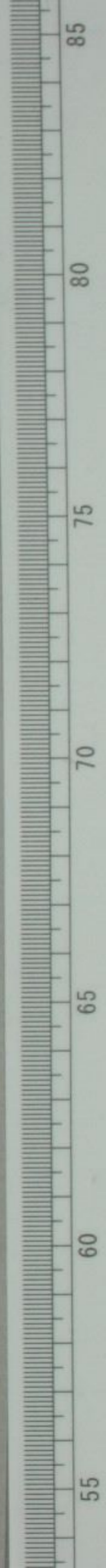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7



文庫 11  
D 292  
107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第二百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孝義

李璘 魏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黃德興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仲容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畢贊 顧忻 李瓊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

一

御覽

010190562757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温榮恕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

孫濟等

常真

子晏王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戡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臺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篤

楊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

嚴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割股割肝咸見慶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京兆

鄆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隣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扶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掠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輒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卽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詔書

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鬪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卽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具州田

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陳侃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侃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

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爲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

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江州司戶袞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

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大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競卽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競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

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恭主之恭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



聞遣內侍裴愈齋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  
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  
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  
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  
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贊以勇力仕南唐至雄  
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爲奉  
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贊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  
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  
未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數

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  
生王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  
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  
不就官母卒從藁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  
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  
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  
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白符爲贊美  
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  
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  
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  
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  
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贊率同里  
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  
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  
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  
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  
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  
贊解職終養

顧忻恭州恭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  
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  
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  
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  
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  
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  
其直

朱恭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  
旨以奉母恭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  
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恭已瞑眩行

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  
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  
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  
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  
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  
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  
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  
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  
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  
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  
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  
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  
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喪水漿不入口七  
日旣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  
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  
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  
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

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筭賑貸貧民景德二年轉  
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  
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  
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莖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  
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  
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  
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  
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  
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  
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  
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用  
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  
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  
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  
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  
旣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

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

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玘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四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茲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澹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

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  
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  
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  
言曲阜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  
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閭用和楊忠義聚  
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至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  
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  
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  
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

王涇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  
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  
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  
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  
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  
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旣葬遂  
芟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遺去日一飯不葷雖  
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  
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

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衍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俸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兒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旣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

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婚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婚汝子將柰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悞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異妾也異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及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

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遷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七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旣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侗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旣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醜金贖行北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

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  
不去病者瘡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獯請參  
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  
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  
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  
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  
積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  
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  
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卽以數  
千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建爾  
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爲誘騎不敢擊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  
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  
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  
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  
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匱具  
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  
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 六  
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鄆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調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

上去則隨撒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未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旣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權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旣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  
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  
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  
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  
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  
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偕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  
燕雲子偕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  
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偕亦隔絕建炎二

年始得南歸子偕卒伯深訪尋其母三十餘年一旦聞  
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  
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  
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  
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  
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  
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  
池陽舟次持鍾荷土以爲墳手舐面黔親友不能識廬

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念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曰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全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

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  
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  
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  
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  
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  
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  
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  
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俞年

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  
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  
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  
于墓亭郡縣以事闕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  
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杵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  
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  
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



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匝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

備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人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父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嘗者年以非辜墮圜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懇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微纏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

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

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鳥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之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第二百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樞密院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搏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叡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蓋之

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

記隨卽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

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  
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  
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  
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  
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  
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  
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  
以屯田員外郎爲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  
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卽同文  
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  
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  
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懋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  
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  
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卽能默寫歐陽虞  
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  
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  
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旣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隣里小  
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給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  
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  
京西轉運使預脩太祖實錄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

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自有傳勝知白善爲詩至  
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爲給事中高象先父凝  
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  
于光祿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  
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  
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冲泳渙子稷臣  
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  
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  
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

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麀皮處士二  
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  
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  
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  
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  
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搏對曰陛下爲四海  
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  
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  
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赴任  
世宗令齋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搏太平興國中來朝

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持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

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

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  
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  
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  
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  
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  
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  
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  
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  
雲臺觀閱搏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鄆陵  
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  
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  
地一官以就營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卽命迎其父赴闕  
瓊得對於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  
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  
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郾城令是  
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  
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  
歲已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詔吏部令史調補長安  
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



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存  
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  
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  
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  
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  
糗乏絕止食芋粟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沂長溪  
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  
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  
嘗製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  
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  
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  
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何用  
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  
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  
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  
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  
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  
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  
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

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  
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  
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卽  
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  
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  
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  
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  
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  
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  
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  
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  
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  
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隈溪鳥之性固  
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盍食憂人之心亦  
不敢以羈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  
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  
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  
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  
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  
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

以獻優詔。其人觀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禪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光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卽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卽遣內侍往慶齋。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食。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巖竇。屏跡囂塵。躡緜緜之退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黃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彊兵之術。陳

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酬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無心於綬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羣黎鼓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祗受旣朝象魏之下但愧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峩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鑒睿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旣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葑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駟戾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爲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況臣首獻納之行不爲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疎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竊於諫署庶少觀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論旨

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報  
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  
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  
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  
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  
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旣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  
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  
輿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示

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彙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萬適字縱之陳州死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卽爲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伾交遊爾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狂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摛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任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爲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旣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袞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列傳 三十一  
中躍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旣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鄱卽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

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且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于廬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鬻之其惡鬻如此州閭化其儉德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

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卽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營集七十編洎書盡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二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瀆簪纓傳緒

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茲晚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管塊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卹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四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蠲其羨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



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  
親造詣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賓次戒關吏野至卽報  
野不喜中饋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  
客居士往來留題命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唐人  
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  
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  
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  
地延聘巖藪臣實愚顛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  
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  
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  
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獻畝之閒永荷帝力詔州  
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  
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  
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  
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  
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  
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  
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  
追飾幽扁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  
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祕書省著作郎賻

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  
差徭瀆卽野中表兄也瀆卒計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  
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  
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  
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  
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  
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  
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爲考制  
度俾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爵超然處退亦

旣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參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  
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  
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  
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  
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  
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  
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  
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會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  
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

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擇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

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種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擇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擇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種放

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

乎後瑗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

諒數薦之

孔叡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澧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贖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叡于路輒歛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卽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溢嘗入叡家發其廩粟叡避之縱其

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叡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叡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

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羣愈自克厲  
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  
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  
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  
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  
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  
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  
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  
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  
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細出太學羣徑歸  
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絅表其行義  
賜號安逸處士羣旣死趙抃守益州奏羣遺藁有益時  
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  
不下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列傳第二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登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劒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

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苦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卽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



入口再暮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殿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未隔杼詞哽噎揮涕沈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贅隅子著獻欵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枿物之名獻欵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舉

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  
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  
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  
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卽位除試助教  
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祕書省祕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  
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  
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  
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暉張達年四十鄉  
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

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  
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  
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  
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  
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  
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領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  
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  
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冠  
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

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卽罷舉或勉之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旣老文王載  
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  
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  
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  
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  
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  
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  
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  
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

離絕母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  
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  
本州在職不受廩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  
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輩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  
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  
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  
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  
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  
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

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涓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訪察

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况舉召試學士院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掩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

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勅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與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卽日

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庶旣死宋郊之孫義年爲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譽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

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  
楊察張方平何郊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  
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  
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嘗由是益以道  
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  
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  
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嘗爲解述大旨再  
復攤記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  
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大玄之道幾矣

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  
艱其言迂濶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  
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  
行義敦遣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鄞南之崑山  
爲人温温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  
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  
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  
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  
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  
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

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  
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  
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  
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  
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  
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  
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  
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  
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  
日卒汝尚庀其室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

隱凡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倅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  
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  
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  
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  
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  
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  
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  
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

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  
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  
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  
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  
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  
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  
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  
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  
天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

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

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  
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  
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羗夷數入寇不可復困  
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  
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居諒陰諂諛姦  
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  
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勿薄浮侈是尚公卿  
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  
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



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橈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

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  
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  
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  
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  
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  
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  
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  
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  
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  
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二年感疾卽閉閣謝  
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  
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  
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  
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遜  
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  
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  
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

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柅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文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

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旣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

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聞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臥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

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由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昭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之次時臨執事書省文

文章言曰舉且亟草萊對世

下氣之味燦對蘇州輟不煉林是將覺

豐中世田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終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第二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史碩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

一

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  
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  
彝赴闕得璫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  
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  
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  
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  
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  
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  
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  
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

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  
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入  
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  
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  
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  
筠其季也童卅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旣  
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  
聞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  
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  
黃巖尉鄭伯能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洞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且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豪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

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一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



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  
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  
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  
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  
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  
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  
圃翁運動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  
土銜竹瓦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  
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  
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  
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  
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  
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排  
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  
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  
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  
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  
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  
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  
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  
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  
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  
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  
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  
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

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  
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  
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  
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  
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籜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  
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  
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  
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

願願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又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笈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鑊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

紹興二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

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  
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  
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  
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  
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  
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  
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上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  
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卽謝  
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  
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

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  
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  
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  
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  
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  
年卒年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  
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  
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  
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又

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疇遣行義諾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

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苦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旣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

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  
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  
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  
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  
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  
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  
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紹興  
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  
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

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  
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  
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  
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  
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  
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  
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  
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  
義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  
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

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  
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  
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  
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  
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  
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  
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  
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  
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定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  
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  
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  
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  
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  
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  
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  
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  
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  
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

爲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  
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  
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  
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  
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  
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  
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  
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  
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  
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  
將以嫁姝子之富者公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  
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  
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已有梁  
鴻之風焉子克凡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  
韋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  
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  
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  
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  
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



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勝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

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覲秩滿還在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揅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方揆之之未行也覲至國門外已久伺揆之去乃敢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旣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自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爲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

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揆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歛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抹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與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抹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

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  
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逾猶有所忌未  
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  
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  
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  
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  
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  
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  
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  
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  
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  
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  
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  
人譽之終身蓋有所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  
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

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  
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  
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  
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  
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  
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都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  
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  
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  
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  
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  
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雉與韓  
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  
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  
將就速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  
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  
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  
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

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  
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  
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  
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憇而  
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  
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聞其橐中無數  
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  
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  
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  
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  
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  
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  
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  
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  
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  
年臥苫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

學士呂湊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榦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踈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

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會叔卿建昌南豐人輩族兄也家苦貧卽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旣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旣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惻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人者輒撻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第二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縣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袁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全子妻

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

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

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  
皆爲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  
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  
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旣死  
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  
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  
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  
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  
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  
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  
毋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爲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  
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  
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  
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  
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  
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

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  
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  
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吳充時爲開封府判官  
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泥包總妻總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  
拯天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  
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  
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它也其後  
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  
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  
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  
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  
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  
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  
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  
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  
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  
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  
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

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爲所得挾之鞍上下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卽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忽然舉樵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

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置舟中途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旣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榮氏蕤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  
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  
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  
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  
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  
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  
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爲賊所得將戮其姊及  
何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  
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  
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剗汝萬  
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  
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  
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  
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  
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  
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  
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  
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

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盜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而去

劉氏海州陶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蓋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違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蒿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旣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

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污辱寧死筮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哀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

宋史卷四百一十一 列傳 八  
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  
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  
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  
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旣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  
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旣冠入太學年  
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  
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  
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  
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  
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

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  
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  
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  
建昌號白氈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傳走山中  
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  
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  
輩叛逆至此我卽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  
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  
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  
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  
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  
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  
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  
江澚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大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  
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埈令土豪王萬全王倫  
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  
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

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出丁諭曰汝曹  
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  
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  
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  
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  
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  
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  
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金  
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  
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

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豪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豪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豪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豪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豪謂豪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豪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豪方伏叢薄聞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豪後仕至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蟬游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卽至爾其免乎賊

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

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  
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割股  
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割股以進又愈尚書謝  
諤爲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  
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  
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  
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  
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  
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

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  
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  
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  
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  
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  
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  
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  
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  
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爲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

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母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輓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鬼不能耶守

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復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鄴之通遠鄉建輿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果特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

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

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全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全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途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軍事 前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脫脫等 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 右春坊右中允 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方技上

趙脩已

王處訥子熙元

苗訓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消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古候測驗厭禳崇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煮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

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祿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已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戶叅軍留門下守真每出征脩已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陰懷異志脩已屢以禍福諭之

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多伏誅獨脩  
已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周祖鎮鄴奏參軍  
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  
所在密謂周祖曰覺發蕭牆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  
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  
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  
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  
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卽位以爲殿中  
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  
加檢校戶部尚書嘗遺劄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

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

章告老優詔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  
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  
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胃猶  
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  
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卽位擢爲司天夏官正  
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  
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  
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

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卽思復讐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爲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卽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爲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爲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筭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脩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及曆筭事曰曆象

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應宮成以祗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又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旣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筭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

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爲精密皆優賜束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

梁雍宿兵彌歲凶歉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宮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慧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旣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爲平恩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爲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

錄爲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爲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  
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不一臨吳分  
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  
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爲五福太  
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祗事何爲遠趨江外  
以蘇臺爲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  
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官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  
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爲遂平  
令卒年六十錄其子繼芳爲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晷辰象補司天監

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  
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思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  
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  
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  
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  
卽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  
知緩急降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  
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  
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  
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

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  
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  
之玄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  
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  
無準曆筭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墜爰  
造渾儀漏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  
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途順明吉  
凶然後脩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  
昔漢洛下閎脩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  
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  
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疑暉閣於禁中俾侍臣  
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  
行脩大衍曆蓋以渾儀爲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  
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鼓樓下  
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踈略不可施用且曆象之作非  
渾儀無以考真僞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  
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  
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  
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  
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

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筭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較試擢為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爲之首命知筭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

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脩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卽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賴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



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古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彊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明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和中遷大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龍天至司天少監歸未授監

丞而卒卽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卽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脩兩朝國史

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典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

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爲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厨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草

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卽辨本草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叅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切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

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鷄腸繁萋陸英葫藿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

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  
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  
白字爲神農所說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  
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爲今注考  
文意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旣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  
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  
而行焉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爲  
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  
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旣而卽死坐責受和  
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爲醫

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  
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  
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  
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  
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  
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  
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  
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  
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

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  
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爲景州刺史後舉家陷  
契丹父知崑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又  
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  
知崑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疾有  
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  
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  
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曰自化怪其色  
變爲切脈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

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  
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  
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  
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  
類黜爲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晉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  
功請加使秩領遙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爲  
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爲  
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  
養願錄爲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自化頗

喜爲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  
爲之序又嘗續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爲名醫顯秩傳  
三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爲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  
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  
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  
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祿寺  
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  
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祀汾  
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

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  
羣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  
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入出師及使  
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祇  
候療視將士暑月卽令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  
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卽令醫官處  
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  
官閻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  
有醫學劉贊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從太  
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

贊視最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最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贊之妙賜贊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又有廬山僧法堅亦

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又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夢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

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  
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  
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  
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  
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卽異於  
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  
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  
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  
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

潔搏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  
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  
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  
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  
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  
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  
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  
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卽嘔惟生果  
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



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喫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君看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鄜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靜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又懷上士欲覲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齋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二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卽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爲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卽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齎以茶藥東帛詔爲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

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傅辟穀鍊氣之法脩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繪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三應

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全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卽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

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阡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歷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曆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

監卒無子有女亦善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璩初璩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璩跪前願爲弟子璩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璩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其至不俟款門指名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卽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

甚疾字體迥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人繼衆始悟太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繪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纒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

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旣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雜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洹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

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歛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輿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曠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

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飪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



宋史卷四十三 列傳  
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  
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  
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  
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  
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  
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  
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  
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  
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  
卽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  
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  
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  
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瘕癥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  
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  
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  
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  
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  
日幼果發癩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  
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

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  
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  
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  
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  
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  
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  
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  
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  
病既瘳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卽愈所  
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  
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  
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  
者死吾其已夫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  
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  
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  
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闕  
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  
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  
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寢劇知不可爲召  
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未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  
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  
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  
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  
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  
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  
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  
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  
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  
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衛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  
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旣而卽帝位因得親  
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爲  
閣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祕書省校書郎  
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  
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  
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  
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  
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  
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

間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  
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  
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  
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  
居再貶行軍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  
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技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  
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  
者授以鼎鑪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  
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  
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忝津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  
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爲律  
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  
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  
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  
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  
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  
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  
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  
及二十四氣鍾四年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

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  
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  
少之說爲非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又易之恐動觀聽  
遂止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  
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  
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  
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  
語在樂志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  
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諡漢津爲嘉晟侯有馬賁者出  
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國任田異論時依違其  
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咎當時  
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爲轉運小吏不愛賂  
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  
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政和三  
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  
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  
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  
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慮太  
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

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傲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貴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勅王黼未達時父爲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卽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勿心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

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爲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圖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區闔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寬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

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  
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  
王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  
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  
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  
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盛章王革爲園苑寶華吏鄭居  
中童貫及諸巨闥皆爲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  
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  
筭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  
浸造爲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假

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  
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  
已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  
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  
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  
雜捷給嘲詼以資媠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  
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  
脩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  
服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  
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  
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  
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歛避  
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  
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  
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  
能療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  
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

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  
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  
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  
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  
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  
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  
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  
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每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  
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



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  
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  
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  
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  
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  
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  
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  
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  
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  
所爲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  
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  
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  
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已使金金接  
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  
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  
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  
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  
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

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  
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旬食于市夜止天慶觀  
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  
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  
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  
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來  
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  
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廼矍  
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  
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

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卽有  
外夷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  
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  
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  
食于通衢逮飽卽去帝歲命內侍卽其居設十道齋合  
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  
起于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  
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卽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  
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

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旣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卽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旣至謁丞相史嵩之闈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闈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脯時富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爲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爲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終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終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終

48-11624

